



路史後紀十二卷

疏佗紀

廬陵羅

泌

男 革承命註

夏后氏

帝禹

齊鍾仕壘志仕侑古書命垂臺命嘯堂集古有夏禹印正佗

夏后氏

夏籀文金

夏僉書夏盡鍾夏夏隸宥佗夏後用之

姓

名禹

按禹廟謚議云或曰禹桀皆易名周

人革氏視聽故以行為謚追夏始祖與末王而加之

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

得共稱之大禹之名飛在金鳥前懸於王兎上大荒

音而必作億載聞而亦新而開元禮祭夏王云敦召

告于夏王一日伯禹其爵為稱也羅疇老云禹者尊

各史後紀卷十二

則果謚乎 是為文命 孟子曰放勳乃徂落知放勳者

抑字號也 是為文命 號也 王安石曰放勳堯號見之

孟子則重華文命為舜禹之號明矣 梁武祠像碑堯

曰放勳舜曰重華而禹不著故文命之說為迂詳發

揮非 其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生 海

謚辨 是為伯翳 傳記翳為高陽玄孫故世族譜譏之

朝鮮 是為伯翳 按漢律志及帝系三統曆皆謂為高

陽五世係世本等以為 字熙汶山廣柔人也 蜀記今

高陽生翳失其世矣 漢廣柔也故縣城在其西 姁直敗數帝使治水稱

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 墨云伯翳帝之元

乃制之羽之郊此親而不善豈自楚辭云蘇婞直以二

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

哉左氏之言後 逮帝禮葬昭怒于帝曰得天之道者

世流傳之過 帝得地之道者三公胡為世人論意欲自以為公彷徨

于野以患帝乃遏之羽山 書經于羽山殛者致之死

息壤以堊鴻水帝怒命祝融焚之羽山故天問云亦

遏羽山歐文忠云縣殛羽山慙而斃發經云終殛乎

羽之野漢志羽山在不其縣南今海之羽山縣獨屋

山也元和志縣西北百二十里寰宇九十一臨沂東南百

十高四里周公里蓬萊南十五俗呼懲父山南百步

外有淵水常清半半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鳥

獸不敢踐有羽 三季而死是為羽淵之神 山海經六

潭羽胸音同 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澗渚即縣化之所河南密

亦有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率

云其神化為黃熊事詳晉語或云 寔為憂郊三代舉

黃龍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 之 見昔語按縣以殛死墓今在臨沂東百里惟神化

之餘歸藏啓筮云縣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

出啟寓 初縣納有莘氏曰志 帝系有莘氏之子謂之

害也 是為脩己 紀一作 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

紀

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

秦安云禹生石紐今之汶山嶧乃今茂之汶川縣石
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青城記音生於石紐
起於龍冢者世紀信石嶧維書云有人出石夷隨巢
子謂禹生崑石皆指此也越嘗秋云女媧於砥山得
意以蓋石似慧流星之為蓋桓玄母馬氏之類故禮
緯云祖以感慧生按書帝命驗云白帝以星感修紀
山行見流星貫鼻感生如戎文命禹注星金精妙禹
氏成生戎地名文命也又孝經鈎命訣云命星貫鼻
修紀夢接生禹注命使之星故世紀云修已服媚之
山行見流星貫鼻夢接意感生禹於石紐
而遂孕歲有二月道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
而吞之遂孕十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
四月生夏禹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
以六月六日日為禹王生日蘇軾
塗山廟詩自注屠黿而生禹蜀本紀云禹生石紐禹
云是日數萬人母吞珠孕之拆副而生
世紀云吞神珠拆胃而生故仲舒繁露云禹生於
於背契生發於曾屈原云勤子屠丹勤子屠
焚道之石紐鄉所謂剗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革
陽志郡國志生於石

紐村寰宇記今在茂之汶川縣北四十任豫益州記
廣平之石紐林者今其地名剗兒坪蜀本記作剗兒
畔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有罪者逃
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山不敢
西畏軒轅之丘也十道記紐為秦州地名隨巢音禹
生碣石之東斯繆矣禹生杜縣未出用之前十數載
則其在長於西羗西夷之人也青城記云禹生於石
焚道矣紐起於龍冢龍冢江
源岷山也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
朔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弓身長九尺
有只虎鼻河目齟齒鳥喙臣三扇世紀長九尺二寸
云九尺戴成鈴襄王斗鄭注維書靈準聽云有人出
九寸石夷掘地代戴成鈴懷王斗
注姚氏云禹骨有墨如北斗鄭謂懷旋璣
王衡之道戴鈴謂有骨表如鈎鈴星也
世紀云鈴骨有玉斗首戴鈴虎鼻大口足聲為律身
文履已董繁露云是斯疾行先左隨以右聲為律身
為度稱以出司馬索隱云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
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蓋稱量而出

各邑後已卷二十一

之用權之道如異拜以行行權而云豐豐穆穆為綱

罪稱而隱隱微也其次為天稱本此豐豐穆穆為綱

為紀家語支子云每斂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

禮大戴師於大成摯新序作執暨墨如一作子高子高相成

學於西王悝西王悝也新序作西王國寔懋聖德夢

自前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紀拜治水土爵司空

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諸王庭拜治水水土傳

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按舜攝時縣殛既死

而禹用攝時蓋年十四後代守中多矣傳云大乃握

司空按建武詔契為司徒禹為司空皆無大名

括命書中侯云伯禹在庶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

真出命亦乃天天以命之故不復試司

空周之冬卿行遜若真者此汝真其人

空 暨虞余度

人徒以傅土傅敷布之謂畧分布之定州土之形

作溥即云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輕尺璧而憐

寸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纚長風沐甚雨攝從

三子稷契履四時乘四載四載多說書注說文淮南

塗以宜是有說別見行山表木斬高喬下管刑勢云

沙軌宜是有說別見行山表木斬高喬下管刑勢云

民力致定高山大川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

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為堯大河定

而河之南為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秩失之

疏停道滯鍾水豐物身畜芟以為人先禹功記云禹

成今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

後年心小減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未之民應天意

也堯之水河之患為甚涕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離輕涕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發揮舊說自下而治水先後說見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呂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為二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山在馬翊則龍門之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差遠水溢孟門時皆及岐所謂既載壺口乃治梁山方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散孟津梳三門以奠西河既修大原至於岳陽單出於水從而治之漢志以為二山蘇軾以為河患上及之水經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今在陝一

日關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柱觸於流者在南河水峻害舟一十九難勢三匿所言龍門下駛如竹箭者焉嘉中楊馬言底柱淤遠成帝使帝使鑄沒水鑿之不馬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妄者斯二渠史云斯留遂謂巨靈分山遂有二華之說載之高地二渠謂濟漯漯川出貝丘今大河之所亦周漢移改非古河也舊謂今河與北賣亦非漯川王莽所塞書无二渠之說故林之非太史公過洛水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无載之高地事過洛水至大陸敵為九河合為逆河以入海九河始元城今故賣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洛瀝間衆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於冀兗間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猶未暇不墮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禹穿猶未暇積石也自壺口至積石三千里水無甚害始壺口者所施見下冀州既又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石曹說

徐為東偏雖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雖豫餘流繇鞏洛
而入河揚下於荆荆下於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
海故東南次充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
沉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淪
沛漂決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河南
見也道元玄大禹塞滎澤開汴以通淮泗有汴說別
入于海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非也故李翱來南錄
云自淮公流至高郵乃沂至于江併引孟子謂淮泗
嘗入江禹之舊迹也 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見故
道宛然但江淮已淤无復能至高郵所謂故道者果
邪傳云雖豫洪流繇 於是繇荆而北次于豫繇豫而
青徐而入海尤妄 西次于梁繇梁而北次于淮以奠江河之上流 謂道積
石此治

九州餘浸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
登九州之中與充徐接境河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
考蓋順五行而治之異為帝都在所先而地居東北
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充青徐木生火
火南方故次之揚荆火生土土中央故次之豫土生
金金西方故終之梁雖所謂桑倫攸叙蓋本於王安
石異地下而在北方亦所始之言共紫微 櫛泉繁以反
愛之非也異繇有治水先後說見發揮

諸術濬畎澮以距諸川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州滌原

凡山封崇九澤始陂 澤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

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九川國語云曲九

防謂陂障也澤如蠶夏既澤大野既渚之類川如恒

衛既從維溢其道之類山如蒙羽其又蔡蒙旅平之

鍾之使止暨伊益奏庶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虞虞
順其自然暨伊益奏庶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虞虞
鮮食阜通有仁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上每食肉
食鳥獸也

下鮮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同之水
功方興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已黍稷之
類水時施功尤難得以播之化居者慙遷阜通貨賄
之謂有則慙使之迂以濟无无則慙使之迂以從有
故士農不斷削而械用足工商不耕稼而穀粟克物
不可積故使之化化之所以為貨可積以待財使之
居居之所以為利也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
愁然沈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

書中候云伯禹

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壘入淵伯

禹拜辭注即括地象也壘去也今孟津海河乃北

見六子獲王匱之書以從事所謂鳴天下經受黑書

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鬼神

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水怪无支

續經集仙錄晋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而受乘龍降

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有支所說別見

之乃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云焉龜曳銜縣何聽

焉順成戊功帝何刑焉王逸以為縣穀羽山飛鳥水

出曳詢而食之柳子受有鳴龜肆喙之語洪注不能

正有應龍聞宛委黃帝書乃吉濟封白馬三月庚子

宛別見

登覆圃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化靈符會稽紀會稽

水功未就發石簣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體勢於是

跡導白川各盡其宜聖賢處所記與越春秋皆記之

太霄琅書及四極明科云夏禹於陽明洞天感太上

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撤召萬神後為紫庭

真人陽命洞會稽於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

也餘詳福地記

拾遺記禹鑿龍門至空巖得伏羲玉簡長尺有二寸

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游龍門入神探玉簡授之長

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

圭碧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以白照洞達幽明按

張衡傳即洞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張揖

視玉版也

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川別草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

无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疏之以

為岳瀆山海二經越春秋云禹按黃帝經見聖賢所記在九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象

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綉文衣男子自稱玄

夷蒼水使者未候令齋三月受求禹乃齊三月登宛

委得金簡通治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

山太川召問其神使益疏之為山海經王亥別龍云

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

作山海經非禹行遠山海經不造仲舒觀東造絕迹

重常之鳥子取識二頁之尸以見經也

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谷而裴回乎昆侖察八危

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禹功記云

沉秘景符以鎮五方水患後人賴焉昔王當是時也

原引杜逢下浙江觀禹王園事見紀聞

濡不給挖冠冕而弗顧履稅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

別九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

此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陵死澤者葬於澤

末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韓子云身執躬操橐相而九

雜天下之川見莊子御覽作九滌居外三十年三過

門而不入東至博木日出九津青卷之野攢樹之所

播天之山焉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

孫僕續補之或丹粟沸水之際南妖黃支之堵不死

-5 248 35 914" data-label="Text">

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向

-45 248 -5 914" data-label="Text">

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水之界禹強之里積水

積石之山未嘗暇息勤考之勤真其黔首身解跨之

河即陽紆經所言縱極之淵也括地圖音河水又出

陽紆在今扶風河縣之西外鑿二十重隸十七湛疏

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者並開峽口川陝璞江賦云

所鑿故杜甫云早知關伊闕鑿輾轅破碣石伊闕即

乘四載踰鑿控三巴謂龍門孟津河口廣八十步若除鑄迹遺功尚存又

在伊陽縣是為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決梁山所

謂龍門孟津河口廣八十步若除鑄迹遺功尚存又

云風山西北四里河水南出孟門山與龍門對即龍

門之上口黃河之巨厄此經禹鑿廣岸深崖穆王西

出五門九州之澄者河出兩山之門最湍悍故鑿之

今韓城有禹廟寰宇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縣

是禹巡遠至遼山即此龍門山即龍門關極險魏大

統七置戍司馬彪云呂梁即龍門又鄉寧西南北五

疊石城據嶺臨谷西南俯河龍門之上口號倚梯中

有禹廟魏孝文至立碑黃囊經云南北相去萬里五

朝龍門故

文城西南三

鑿山河水下

急深七

金山中鑿空知槽闊五十步

餘尺魚鼈所不能游号石槽

禹之所施伐山封仇以載厥

功杜此

月慈之

誌云禹

之處元禁捕魚

東流懸注七十

東岸有石槽祠

記禹治水所穿

皆以青泥封記

經諸五岳使工刻

里數皆禹明書

數行矣高語周公

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者也

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

天之災使東注海無浸溺

之患此句股之所繇生也

北漢青流沈之下地下而上

五水於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

而得以縱逸

濟口

碑云

口

碑云

碑云

碑云

碑云

姬氏之所常覺崇縣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
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郭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
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損自索
察秦漢河決曹衛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
以為民室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
村下埽及澶後派為一二會清清河入淮一合北青
入海乃故瓠子地土詔築堤石十致功之所施名川三
四里孫洙作記皆九河故首所致功之所施名川三
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剝形瘵以趣事手不瓜
腓亡狀儀邑黻蠶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勞而
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
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
年三十取於塗山氏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
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馬禹曰白者
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塗人歌曰綏綏白狐也九尾

九尾麗山成
焉得
昏于台桑之
即平河之當塗縣
也漢當塗縣
縣應劭等以為
已渝江北岸有
常墟仲雞等言
為攸女連山云
余故世
甲行十月而生
見其父呱呱而泣而弗皇子也

劉向說苑及孔晁云出先人書家語國語同呂氏云
禹娶于塗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
水或謂辛壬癸甲為四年外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
娶癸甲生啓繆矣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
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啼
而不殺子之二也吳越春秋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禹行十月而生于啓十月而生也列女傳言娶四
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王逸言辛酉日娶甲

予日去而有啓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俗至今以辛壬癸甲

為嫁娶稱苗築賦藁遽程土后呂氏云禹之決水也

功已立為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

南齊俗云禹時天下大雨令民以娶土積薪擇丘陵處

之略茲基平版榦坏城郭謹闕遂以御寇攘使民知

閭閻屋室之築城也古有禹作郭余傳云處士東里

者及弱者守敵者戰故城郭始而淮南子言繇

作三勺之城諸侯背之禹乃壤城平地散財物禁甲

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會諸任於塗山執王帛者列

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在身不知

何遠之能懷其為說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

之為異如此人則不能勸也故鬻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涓之九

路登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於民也故不

自言其信而信諭矣外紀云通九派疏五湖鴻水漏

瀆沈濟並詳人祖飢而儻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弊賣

之美餘胥給以均諸侯高道穆表禹遭大水以歷山

且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

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胙膾格用胙其殖殫剽

恣沙桀作其哇吟正其疆界以杜爭奪傳言禹經略

州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息地九

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一二乃復為九余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為長五臭所

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莠此以壤邑辨蓋如周施草人

二土為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時王大司徒因上古如十二壤每上有十二之別若草人醉剛之九土而益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上土廣鳥黃壤赤臚中土黑墳白

壤墳壚下土青驪塗泥品居庶彙而正九賦隨食志云禹制

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錯出冀豫荆青徐雍兗揚梁為次然雍兗皆六

六而一夫履地五十而貢井里古法孫毓以謂井邑无九

及丘甸妄也語云盡力淵漁書云濬畎澮此井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乃復定其

九貢沈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磬

繹陽孤桐淮夷之玄纁縞班珠及魚禹貢之匪三出於夷傳不之別

玄纁縞三物古今揚荆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訓織物為細亦非

關渡蕩島夷卉服織具橘櫛錫貢卉今之黃草具今之古具代亦弗知

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聲者荆之柁幹栝栢厲底祭

丹及箇露楛玄纁璣組包軌菁茅茅生巴陵祥符東荆惟一老人識之

豫之漆臬絺紵織纊殼錯梁之熊羆狐狽璆鐵銀鏤

磬磬雖之球琳琅干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

珠大貝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劍出璫擊問古貢必以

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

魚劍魚兵如刀劍者與魚革脇皆以飾小車纏兵室

羽葆者旄牛尾樂舞用非甚切故禹貢不著出璫如

疑膏浮水上擊問如鮪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問以喻冠喻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大都鯉魚魚刀問為射器鄉射注以為獸謂似驢妄

河蜃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芟鉅定之羸治中膽諸

孟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王歲咸會于尚方以俟其工之需上農抆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土

作貢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叙之云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

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无若所難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

其地之所有以當邦賦蓋圻外族不以致遠故也龍子曰莫不善於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後世

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後乃知其有不善余幾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鞮服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適重而遠輕凡五里為甸服甸田也總當是

是所刈至即納之長服豪蒙之屬如云寢衣之總為

豪穠銍所刈穠結為豪非惟顛倒是內反輕矣與不貢者以其入穀而入州地遠穀重難致故先王制為之貢此仁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

特加一賦之常賦字則賦出於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

所輸物惟甸外率五百而為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

男諸侯隸焉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小國七百里

昔侯也以大庇小故在內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

衛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以教

文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

為之紀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川長短與

逐人壘遠人也古者流蔡以王所定遠近人以視敷

歲之豐約酌以為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禮成而教

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壤咸宅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度士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

五百萬有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作

十有三載而後同十三載止為異交二州舊說天下

成穎達更以為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

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

年入之誤矣高唐隆云治決水前後二十二載以縣之至

言之也然水未平豈得行巡守哉八年之外特記

過門不入乃命堅茲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

為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

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州十二師百二十

長按十二師五長

本似非此然冒說來及酌之亦或可行孔氏謂州十

二師為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哉此不過所謂

承以大夫為長者商周之制或然也邶成五服至于五千

八民之法皆自此始故有比卦漢外迫四海咸建五

長小比大卑承尊故入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

之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後服內三千九百

萬國以七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者四十九入州各得

千里者六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

城內以子男備數為萬國之說康成謂夏縣內四百

國然在王制又以勝內九十二國為夏制俱繆百國

一師不出典記益難取信且禹之功在於平水土不

在於拓疆境豈有土地三倍於二帝而傳光闢者无

信可也淮南子云定千七百國亦妄蓋因商家有千

七百七十說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千二千九百男耕

三國之說

女織不奪其時釐改制量象初天地比類百則義之
民而度之羣生故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
亡災燁神亡間行時亡逆數民亡濫心物亡害生率
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遠通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南越衡山咸暨聲教汔于
四海言至之盡南亦漸加而覆之者亦被暨言及之遠汔
著矣此聲教及之而已治水定力堯舜世事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職繇此始玄者水之德圭者
中之履從禹于外堯以是假之俾之便宜馭衆而不繇
成錫如納錫錫帝之錫而記皆以為錫也封之高密以處
天錫若堯錫之是錫亦非禹錫也

千櫟是為有夏曰夏伯密今之谷之高密禹之初封故
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
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為
此地志云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
聞不居陽翟寰宇記鄧州引漢志潁川南陽故宛今南
國周為申陽翟寰宇記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宛今南
陽為申陽翟寰宇記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宛今南
以虞地得達禹繇夏而兩誤王克云堯以唐矣嗣位舜
地為号重本不志始也或云封在夏丘今宿之縣輿
地志云堯封夏禹為伯邑于此即位徙都陽於翟
為夏丘縣北齊為夏丘郡世初縣以崇伯事帝連山
記又以高密為禹字益終初縣以崇伯事帝連山
縣封於崇故國語言崇伯今在鄆東熙寧五年議
廟事王安石以為禹非因縣受封故楊雄云禹以舜
作土謂前代固有不可知安石曰摺書傳封於有夏曰
有夏曰有夏者禹帝為洛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
也先豫於縣矣

之者四岳稱髡帝曰方命玆族岳曰舉哉試之不可
 乃已乃以命髡髡莖之于歸臧得其大明曰不吉有
 初亡後髡障水汨陳其五行水不閔下上帝震怒不
 昇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陽障水故有髡隄在相之安
 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而
 澶之臨河西十五髡隄自黎陽界入堯命髡治水築
 飛以障故无功又澶瀆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
 滔天髡竊帝之息壤以闢洪水帝令祝融殺之羽淵
 淮南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壤也有息壤說見詳論
 逮帝授歷髡則殛死禹乃嗣與從而道之百川順流
 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彞倫攸叙所謂洛書者也九疋
 陶所陳者言髡逆此所以凶禹順之所以吉帝怒不
 昇如云天諺其哀若鬼神予奪之者閔下者水之注

而髡聖之以辨其性此五行所以亂彞倫所以敗禹
 能修之得其性故五行攸叙自漢儒泥河圖洛書之
 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洛出禹因次之自初一日六
 十五字皆龜背所負者或云三十八字或云二十七
 字怪哉氏出於理之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致者古帝
 人必重而歸之天洪範慨發明彞倫叙非髡教起帝
 崩舜為天子命為司徒代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
 伯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盛極岳薦乃授雖未禪
 而意已見蘇軾以為司空之異名蓋以左氏使主
 后土揆百事與四岳薦語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空
 之事而周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為司空在舜攝初
 至是已六十載岳薦之語始今如制首叙功勤余三
 或以為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无是
 十有三載帝以教期恭劇時帝年九十受命以位堯
 用舜以試之娶二女矣又歷試諸堯舜曰汝惟弗倦
 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劫也
 總朕師遜于伯益臯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

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授舜告于祖舜授禹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

百工如帝之朔

如虞故事璿璣齊七政類帝告禹曰帝禋宗巡狩之類皆行之類

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

興見河圖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東車徒

三載有苗弗共奉辭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替于禹

乃班師而苗格

詩虞紀及帝鴻紀禹治水治四海各

念哉欲帝念其事備伐之三旬逆命乃優替帝修德

班師於此見禹於兵弛張之道一月已之何八月而

師還哉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於玄宮有神

大而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人不飢可金益富

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禹乃克三苗

而神人不違墨子云三苗人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

龍生于廣大哭于市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論衡言三苗之亡五谷交種鬼哭于郊紀年墨子言

龍生廣夏木雨血地圻及於是四海之

舜禹駢三聖乃興九招命臯陶為夏龠足鼓龍篥簞

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使四海之

融傳言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

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佾也明堂位皮弁素

精禘而舞大夏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文舞

也內則傳云在下戈既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

德能大也十有五載帝將陶真冷禹曰戒之哉形莫

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

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飲哉慎乃有

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

朕言不再

冷曉也言用此真教命大禹也夫堯命舜不戒而舜命禹丁寧戒之如此恐其矜功

矣帝崩禹即真越春秋云堯崩禹服三年朝夕梳位形體枯稿

蓋因孟王以金成都陽城贊云世本禹都陽城在天梁之南今陳留後儀故寰

字記登封古都城引地理志頡川陽城為禹都非也

乃澤之陽城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故說者又

謂禹避商均於此皆非夫堯不聽舜讓受終二十八

載舜不聽禹辭受命已十七年曆數已決豈復方為

區區匹大之遜避太原即晉陽漢志自平陽遷安邑後

徒晉陽通典并州太原禹所都注云禹都或為今太

原或為今平陽或為河東安邑或云今河南陽翟不

也安邑世紀云或居安邑今陝之夏縣魏太和元析

禹舊臺十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靜與各下書云安邑

禹舊宮有石殿陰戶丹庭紫房俗名驪姬故房臺在

縣西北十五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

基猶在夏城南安邑塗山臺俗謂青臺上有禹祠將

東南五十五中條山有望川夏后避夏雜宮之所無

地形志河北有北安邑縣漢晉屬河東又有南安邑

注太和十一年置元和志今安邑地太和十

一別置十八年為夏縣寰宇記置脫誤華正朔奠

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為正色尚黑樂稽囉嘉及元命

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黑以寅為朔商以

十一月周以十一月所謂三統淮南云服尚青非

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黝大事斂用昏戎事乘

-5 229 35 913" data-label="Text">

維馬黑鬣尚明水而旂綏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

山壘揭豆瓊竿四種以施之宗廟孔云夏四種殷六

也哀十一年朔筮注夏曰胡商曰簋虞祭尚陶夏尚

正蓋虞以陶得人心故尚之周禮云夏后氏尚瓦

謂反其所自生虞氏尚陶玄堂世室九階三階厥用

-5 229 35 913" data-label="Text">

泰尊以瓦則山壘亦瓦矣

下文玄堂夏之明堂夏尚黑也由周尚赤而曰明堂

-15 229 15 913" data-label="Text">

說苑墨子曰古之无用者禹是也土階三等

衣裳經布當此之時黼黻无所用也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堂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為九等非也禮傳周室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衣裳細布牟追玄冕記毋追佑云禹卑宮室為一尺之道曰虎通追大也其體最大輿服志夏毋追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栝前高廣後卑銳商章甫即牟追今之委兒委以綉言追以弁衿言周禮言追弁衿是矣其制相比漆布為較緇緇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高二寸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旅獨斷云明帝采尚書臯陶及周禮以定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紱白王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皞夏收故夏收而祭毛詩許字從羽三玉共皮弁素積為弁不易也白虎通云收而達故前思大者在後時物亦前忽也然堯黃收夏后因之爾雅云收言收歛髮紳黑前小後大商衮龍而山鞞環濟要畧因曰皞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山鞞取立尸而卒祭則坐祭以其闇明日而復祚復其仁也

釋祭商 日融 蓋貴爵而尚齒七十者皆引年 養國老於東序養廢

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卒食燕衣

注黑 襲堯爵行堯道修五等以賞諸侯舜之禪集五

列爵為五自唐至周五等一也鄭釋王制謂商殷夏三等死子男公羊謂春變周從商合伯男皆曰子安

也追脣父國語禹云豈伊多寵也云二 禘黃帝而封

丹朱唐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天子弗臣謂不以臣禮責君臣之義

固定故云作賓者異於諸臣矣 立三公九卿百二十

而議者或異亦問於大義哉 官三公此在九卿外佑云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四十不然者唐虞清要三代不變其餘

稱事為之介 三妃九嬪以為內治春秋說天子娶十

三歲而致績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予而不

取好緣而惡駟亦上信而賤文必度其正為政先祿

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故能敬德面稽天若召詰言面

順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充云禹引失承安繼治任賢

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使能共已死為而天下治

繕賞不罰而民不負言慎于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

賞且亡廢功亡蔽財自砥勛如淮南術愉易乎靜以待

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寧之不求葡不

大望於民是故寡民未厭其親通乎已之

不足而不與南子云禹治天下朝

剴精神明耳廷之間可以羅雀

民鍾顛俊尊帝以故禹之興黑風

黑風會紀而明明在朝詩含

會紀注黑力壘風七后皆黃

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按玄經又得咎陶在子業既

亦有禹風風力之世云子黥季窻然身以

治天下迪知恂于九德之行故民承寬厚而亡懷

薄立三年而百姓以遂焉勤求賢士以及方

外見耕者五偶而式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

谷俯之以荀道秉德之士存焉董適于郊芴焉遇其

縛子路謾降拊而泣之左右曰彼則不刑於王何痛

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

之民以堯舜為心朕為民辟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

之吳越春秋云計於蒼梧而見縛人陳蕃傳云禹巡

女君梧見市煞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

故其與也勃然注見說苑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
 輔臣曰孟魏於刑獄優游不斷以為夏禹泣辜功効
 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
 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哭之今犯罪
 之人情理難恕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立諫幡陣建鼓
 太公金匱云
 標如不滿日乃立建鼓官十二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
 不蔽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辭訟何故傳云禹致敢諫
 之幡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
 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謹一
 日壽終先殃也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投一饋而七起一沐而
 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
 也諸侯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
 下以予為驕乎諸大夫能亡以予為汰乎且昏其驕若
 汰而不予穀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之殘也是以天

下大治諸侯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為之也故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

見則問於士云云敬者禮之本禮者忠信之薄老氏

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未隱故未施信而民信

之夏后時道隱而未喪故未施敬而民信命伯封叔及

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鈴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是

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下畧不趣淵

以宛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故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待乃畚禍營室之中上工其

始火之初見其於司里速畦塋之就而執成男女之
 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時而萬

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是矣曆象

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法已成於堯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之復錄大槩云禹之禁春三

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云云禮云夏不由以生長之時

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觸謂上少則民失業土其夏名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

多則內亡守於是有不稱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

民乃外次又曰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

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

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

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斲胎不夭奧不隳時十年

見王道固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

增數楚沛澤以立三幣而操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菹

丘立駢守以為民饒以人御人逃戈刃而高仁義乘

天固以安已而民心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於

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堯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

耆艾脩之以聞其缺而斟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

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中子舜禹繼軌而天下璞桀承之而天下詐有君民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神勞五岳形瘦九州

而不以為苦攝位行政攷之於天是以克勤于家克

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亡間然矣菲飲

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冕卑宮室而垂意溝

洹禹吾亡間然矣

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借德崇仁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攻之于天

下數十年越在先時闕伯火正寔事唐虞及是更以

相土居之商虛入為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民以食

於味重裏云相土就命任奚為車正文子堯以奚仲為工師淮南子堯治

天下以后稷為工子吉光暨相土佐之異物以時五財

皆良乃躬鉤車記云鉤車夏后氏之路作勾輅同今戎車也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元良也

儒者因謂曲輿傳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故通典云夏末代制輦人所輦晉志商曰胡奴周曰輻車司馬

法夏后余車二十人輦商胡建綏旃明堂位夏后之綏綏最短亦曰

旃天云有虞之綏夏后氏之綏練禮弓亦云綏設旃夏記此旃謂之綏也曲禮武車綏旌注綏无旌所謂

大率周禮王建斗尾於相土始乘肇用六馬於是登

降有數

五子歌言六馬天子用乃封奚仲於薛今徐

城南二十五有奚公山奚仲造車處謂政衰於唐虞而民

于昔始政肉刑梁武祠堂畫贊云夏禹退為肉刑應氏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

非也肉刑蚩尤之法穆王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

淫為劓則採黥亦未原其始也嗟夫肉刑政之本也

後世以為不忍而去之者誠不仁矣君子曰小仁者

大仁之賦也以肉刑為當除是亦志於仁而未知仁

之術也故荀卿班固曹操鍾繇陸紀葛亮曹彥之徒

皆欲復之而相訥以漢文為非聖誠有見矣彼孔融

王朗之論亦已淺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乃三宅
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罪疑從輕死者千鐔
中罪五百下鐔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貧者
不致於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疆而天下治大傳刑傳云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鏹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也

命孟涂為理刑正訟從以為神主經云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邑

巴人訟于孟余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謂生乃備祭用簠簋歲俎雞彘龍

勺習云直有脚曰椀脚中央橫木曰蔽有虞上質未

彫勒粉澤流髹其上蔣席衽鞞頰緣觴酌有采籩豆

有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三十有三國韓子云禹作食器墨染其外朱

蓋其內縵帛為衽蔣席頰緣觴酌有采尊俎有飾康成云赤多黑少為髹韋云刷漆為髹墨子云禹造粉

繆也唐虞已為喪灋曰死于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

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于淮南子云禹之時

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爭故朝死

而暮葬所以時祝餘鬻飯以生事親祝徹鬻餘飯九

具作葦茭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

為梗風俗通傳葦葦有叢呂春秋言湯而牆置翼綢

練設旒立凶明用明器有金革則殯而致事而人於

死者益以致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

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无功何用焉孔琳之議

曰凶門柏裝不起自未代宜罷故禮論云改葬立凶

門不蔡諱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是惟喪事用之故

韋宏與蔡諱問父在母喪及與父別止立凶門不

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官故早私之喪皆別門門范

堅各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重於庭以席覆

於門外表喪繇是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哥九叙以

樂其成是謂九夏六府三事所謂九功九功惟叙九叙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以鍾鼓

奏九夏即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皆可
師掌九德之可娛大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之韶謂之九韶余烝設五器
民以王者為君九夏以王夏為首豈獨然

于庭門一作而詔于簋曰有以道憲我者聲鼓以義告

我者鳴鍾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者

揮鞀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實用至於追蠹警子禹治天下以五

於籥篪云云選策秀才文注者此也淮南汎論注五

聲官商之屬矣作棧鍾於會稽以定奏王澄云夏商之政九州貢金以定奏

晉世劉縣民於田得鍾長七寸口徑四寸遠方圖物貢

金九收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鼎之為物左氏嘗

言之人得藉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

使人知神茲入川澤而不罔闐莫能逢之鼎

成而太白見者九日瑞圖天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變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

不迂自行日移五步自郊鄆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

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剡賓神怪之說

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回穀城門外

有光取得九鼎一相潭縣興唐寺在磯上前流莫測

石嵌旁入及法堂下有太鼎女帝儀翟醞釀稷麥以
為酒澧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頰而歎後世
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翟戰國策云魯君語梁王昔

之禹飲甘之疎儀狄絕旨酒或云初作酒非虞酒養
老而岐雷有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而神農為醴
酪其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昌蒲玄酒封百日後
葉色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

世於是舉咎陶而薦之將昇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

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文王之使編云編之太祖疇為禹占得臯陶繇比於此見

六宅立一十有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瑩九陽

奇怪之所際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榮

冬敷天雨稍蜚菟應瑞圖云飛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至

缺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駒駘出即缺蹄見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馬駒出孫氏瑞應

圖方澤出馬隨巢子禹靈龜穴庭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德至臨泉洛

出龜玄龍銜雲孔演圖云天命之見候期門五龜穴書庭玄龍銜雲注是龜虛虎也穴庭者

星入太微也術雲著至靈龜服王敬養天賜宴



十一年紀年禹立四於是大宣云峯方宣教制殊類玄云五年

一巡狩夏后因之虞五載以常行歸元勳祠上帝河圖

云禹治水功大大帝以贊文大字賜禹佩北海弱水之難故方朔十洲記云禹治洪畢乘驕鹿弱東至

鍾山祠上帝於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息慎之功內

演龍德以當天心撰玄要集天書道學傳云夏禹撰直靈之玄要集天

官之寶書以南和緇封以金英涵檢以元都印原禹

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鑿龍門開九江遇巨石則施之一鳴其術石立銷金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鑿洞天畫立五岳名山形撰靈寶

文以藏南浮之洞即宛委衡山也詳于福地記禹功

免風濤遂致羣神于鍾山即會稽前山一曰棟山越

山是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茅山朝郡臣乃

更名曰會稽即苗山矣今會稽有禹村禹墟然九江

當塗界當塗故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

宋之問云朝王泉兮何地声存而處以觀其用執王

帛且萬數執王諸侯帛者小國之君禹之初進而受

大禹之時諸侯萬國非安石云防風氏後至戮之

以徇於諸侯伐屈釐攻曹魏而萬國定舜之初正四

苗禹初治水誅相繇至是數十年戮一防風天下可

後代聖王不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

侯人兮倚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寔為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南樂名胥鼓南以

終篇是也豈得謂之風有樂有舞故曰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未至於舞大夏知不特誦

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正室也召南

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

周自大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妣嗣徽

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詩以

后妃夫人之德為二南自塗山南省南秦昭襄二十

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置南舟濟于江黃龍負

舟人甚恐帝清儀亡易龍顧弭鱗而逝淮南子水經

地記等誠有茲事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

矣說詳餘論中

平斗斛立典則以貽子孫見越絕書禹治水至大越

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乃

待大越云云所焚戈甲而夷人附崔融四鎮議神農謂開石和鈞者

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追思覆餗之書於是復會諸侯

於江南蓋九江浙江今所在古迹如杭之餘杭即秦山此因立縣杭即航也史記亦明圖經不之知然郡國志以為夏禹東玄舍舟航登陸於此蓋乘海舍航皆在是董道不知以為杭作刀劍刀劍錄云高密在州當用所部屬潁川音杭

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北記山水日月伐靡山而邑之塗山之會

禹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望九山之南尋崩因葬之

宛宛中者則意在此矣故特為是會只即會稽山詳予福地說天問何勤子屠好而死分意地補注云副而產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竟地

猶言竟天令段成式言從分竟地用此語絞衣聖周葛以繻之其坎深不

邱水上不通臭收壤為墳廣終畝木不改列畚不易

敬若

敬若

龔焉

世紀云衣衾三頡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絞衾三通其言大率

川股死固云墨之儉本於大禹之致孝鬼神羨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表褐為衣履僭為

眼日夜不依以自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年百有六寔祀于社注

子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漢興立官亦謂白帝王符五

社復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德云少

是其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后趨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

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皆世本世紀廣雍列女傳

紀云禹母坼崩生禹後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塗

山有禹廟亦為其母立廟寰宇記塗山在渝州巴縣

東南八里泝江南岸華陽國志后趨死葬陽城卷游

以娶塗山為江州塗山皆非

門禹廟神儀侍衛極嚴肅後殿為一胡人
均生固固

生伎來伎來生循韜是殺綽大帝念之
大荒經固作

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突厥寶
城狀如兜牟

呼突厥因號之先狼種也故施金
歷魏晉十代而屬

蠕蠕是為阿史那德那最為長宇文末滅蠕蠕百餘

年暨處羅蘇尼先始歸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為史氏

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事紂七十五練不從文王

以為史封之長子
見劉向別錄昭王南征辛繇靡為御右

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氏計氏司空氏宇文

氏
周賜辛威崇後滅于周文王
有崇危

氏
辛弁隨皆復

帝崩而啓立

贊 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修前緒載惜分陰斬高

喬下纚風沐雨身解揚 為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

惡衣奏黻艱鮮手足胼胝 投饋為綱為紀河洛

興思明德遠矣

夏后紀

路史後紀卷十二

禮典

禮典

禮典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
 必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於義則爭
 是故君天下為甚易而授天下為甚難丹朱商均
 不足以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
 之時無舜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
 是聖人之意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
 其私而傳子知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
 以天下授益而盡以啓人為吏禹崩啓連黨而攷
 益取之

此鹿毛壽等為蘇代設辭以喻子噲使
 異之子之者韓子外儲亦有此潘說故

子車曰禹朋益避啓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
未洽於天下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矣益暨禹
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
於人者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
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符子云禹遜天下
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
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乃從于
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禹死矣無從避啓辨見發
揮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授終
舜授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也
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

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

王克問孔云書言無若

帝舜幼禹無與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

故引丹朱以刺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田啓

不私而泣予弗子此陳已行之事以推來見已之

母若丹朱乃禹之語誠舜語始堯爲世使民心親

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爲世使民

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時誰而人始

天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而人自爲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

其世且然余禹初嘗以天下異于奇子伯益奇子
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

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
可傳或貪於異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
也方帝之授禹也栢成子臯適語禹曰堯舜之治
天下舉天下傳它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
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
勸不罰而畏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
自此衰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其
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然也子可
傳而傳不失於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私聖
人者知可不可傳而已 何計夫私若公

有天下末之思余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
且人心天命既已俱去而且展轉喘息而不肯瞑
苟不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魏
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
可謂大異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
自天下果何與天予賢則予賢天子子則予子吾
固因天而已予賢予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
殆爲辨士設也

漢書卷之九

國曰天而曰天子者言天子中應天之文也
自天子果向與天子言則天子言天子言
可謂大果也矣然以首應之則自與出而自出天不
言也
且入以天命也
自天子未也



